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論 語

賈 豐 臻 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論語

賈豐臻選註

學國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語

論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

選註者

賈

豐

臻

印發行兼
刷者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緒言

一 孔子的事蹟

孔子的事蹟，傳說很多，但是可靠的很少。像孔子家語孔叢子這類的書，有人說是魏晉時人的偽作，材料雖很豐富，卻不可信，現在只有將史記孔子世家作底本；史記也有傳聞錯誤的地方，可是比較的可靠些。這裏將孔子一生的事蹟，排就一簡明表如下：

紀		年		紀	事
周	王魯	公干支	西	歷	孔子年
靈二二	襄二二	庚戌	前五五一	一	十一月庚子，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。
景十三	昭十己巳	前五三二	二十	七月	孔子子伯魚生。

敬三	昭二五	甲申前五一七三五	魯季氏逐昭公，孔子避亂適齊，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，爲晏嬰所沮。越二年返魯。
敬十一	定元	壬辰前五〇九四三	魯季氏強僭，家臣陽虎作亂專政，孔子不仕，退修詩書禮樂，弟子彌衆。
敬十九	定九	庚子前五〇一五一	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，召孔子，未往。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，繼爲司空，又爲大司寇。
敬二十	定十	辛丑前五〇〇五二	孔子相定公會，齊侯於夾谷，齊人歸魯侵地。
敬二二	定十二	癸卯前四九八五四	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，墮三都，收其甲兵，孟氏不肯墮，圍之，不克。
敬二三	定十三	甲辰前四九七五五	孔子攝行相事，誅少正卯，與聞國政三月，魯國大治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，季桓子受之，郊又不致，膳俎於大夫，孔子行，適衛。

敬二四定十四乙巳 前四九六五 六	敬二五定十五丙午 前四九五五 七	敬二七哀二戊申 前四九三五 九	敬二九哀四庚戌 前四九六一 一	敬三一哀六壬子 前四八九六 三	敬三六哀十一丁巳 前四八四六 八
孔子自衛適陳，過匡，匡人以為陽虎而圍之，既解，還衛，見衛靈公夫人南子。	孔子去衛適宋，司馬桓魋欲殺之，又去適鄭，遂至陳，主司城貞子家，居三歲。	孔子自陳反衛，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孔子，未往。將西見趙簡子，至河而反。衛靈公問陳，不對而行，復如陳。	孔子在陳思歸魯，尋如蔡。	孔子自蔡如楚，楚昭王使人來聘，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，絕糧於陳蔡之間。至楚，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，令尹子西不可，乃止。又反乎衛，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。	孔子自衛反魯，魯終不能用，乃敘書傳禮樂刪詩正樂贊易，致弟子三千人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

敬三九哀十四庚申前四八一七	孔子前作春秋，自魯隱公元年起，至是年，魯西狩獲麟，遂絕筆。
敬四一哀十六壬戌前四七九七三	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，惟子貢廬墓六年。

其他所應知道的：(一)孔子先世宋公族，六世祖孔父嘉仕爲大司馬，爲太宰華督所殺。(二)嘉被殺，子木金父逃魯，爲一羈旅臣。四傳至叔梁紇，爲鄒邑大夫，於征偃陽城抉門有功，他就是孔子的父親。(三)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，那時爲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，與印度釋迦牟尼生於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七年，希臘蘇格拉底生於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三年，相去不遠。有人稱世界三大哲學家異地同生，確是一件極希罕的事。(四)孔子少時，很貧苦，史記說：『孔子貧且賤。』孔子自己也說：『吾少也賤。』禮檀弓說：『孔子少孤。』小時的境遇，可想而知。(五)孔子師很多，問禮於老子，學琴於師襄，訪樂於萇弘，

問官於郕子；韓愈也說：「孔子師郕子，樊弘師襄老，可見孔子的好學。」（六）孔子爲人師很早，史記孔子世家說：「適周，問禮於老子，既反，而弟子益進。」可知他自爲委吏乘田以後，就開始他的教讀生涯。（七）孔子常常周遊於外，從三十五歲起，至六十八歲止，中間只有十餘年，在魯國。最難得的，他一面遊歷，一面仍不廢學；並且在艱難困苦時候，依然師弟相聚，絃歌之聲不輟；這一點，真令人望塵勿及。有人說他遊歷的地方，並不見廣，所謂周齊衛陳楚葉宋曹鄭等，始終沒出現在山東河南兩省；話雖不錯，也是從前中國的疆域，沒有現在廣大的緣故。（八）孔子著書的時間，前後算起來，差不多有十餘年。據史記孔子世家，四十三歲至五十歲，是修詩書禮樂的時期；六十九歲至七十三歲，是敘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的時期。（九）孔子死後，弟子廬墓及魯人相從以居的百多家，因此名爲孔里。魯國歲時去祭祀，漢朝以後，祀孔更成爲大典了。

二 孔子的著作

孔子一生的大著作，就是六經，但是詩書是刪的，禮樂是定的，周易是贊的，春秋是修的，都不是孔子的創作，他嘗自任『述而不作』，中庸也稱他『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』，可見孔子的著作，只是把舊有的材料，整理一番罷了。不過這整理的工作，非有絕大的才學，絕大的識見，萬萬不能着手；換句話說，就只孔子有這樣的本領。而孔子天縱聖智，竟後無來者，又好像堯舜以來的大經大法，專生孔子做一個結束一般，因此孔子可稱為集大成；幾千年來，推崇孔子的，都是這樣說。

三 論語的考證

孔子的言論志行，只孝經論語兩書中最為著明；這裏不談孝經，專述論語。漢志說：『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。當時弟子，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』宋程頤說：『論語之書，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，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。』這話一點不錯，試

看書中記別的弟子，像德行四科顏淵閔子騫輩，都直呼他的名字，何以獨對於不列四科之有若曾參，而專稱他爲子？而且第一第三章是記孔子的話，第二章就是記有子的話，第四章就是記曾子的話，而且學而第一篇中記有子話見三處，記曾子的話見兩處，卽此可知此書的來源了。

論語有三種：一種是魯論，有二十篇；一種是齊論，比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，而相同的二十篇中，章句亦比魯論爲多；一種是古論，魯恭王在孔子舊宅壁中所得，爲蝌蚪文字，分章與其他兩論，又是不同，篇次尤爲雜亂。現在一般人所講讀的，就是魯論。至於各論，何以名爲論語，可將皇侃論語義疏敘所講摘下一部分來參考。皇侃說：『……於是弟子僉陳往訓，各記舊聞，撰爲此書，成而實錄，上則尊仰聖師，下則垂軌萬代，旣方爲世典，不可無名；然名書之法，必據體以立稱，猶如以孝爲體者，則謂之孝經，以莊敬爲體者，則謂之爲禮記，然此書之體，適會多途，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，事無常準，或與時君抗厲，或共弟子抑揚，或自顯示

物，或混跡齊凡，問同答異，言近意深，詩書互錯綜，典誥相紛紜，義既不定於一方，名故難求乎諸類，因題「論語」兩字，以爲此書之名也。但先儒後學，解說不同，凡通此論字，大判有三途：第一捨字從音，呼之爲倫；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；一云倫論二稱，義無異也。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，乃衆的可見者，不出四家：一云「倫者，次也。言此書事義相生，首末相次也。」二云「倫者，理也，言此書之中，蘊含萬理也。」三云「倫者，綸也，言此書經綸萬古也。」四云「倫者，輪也，言此書義旨周備，圓轉無窮，如車之輪也。」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，言「此書出自門徒，必先詳論，人人僉允，然後乃記，記必已論，故曰論也。」第三云「倫論無異者，蓋是楚夏音殊，南北語異耳，南人呼倫事爲論事，北士呼論事爲倫事，音字雖不同，而義趣猶一也。」侃案三途之說，皆有道理，但南北語異如何，似未詳師說，不取。今亦捨之，而從音依字二途並錄，以會成一義。何者？今字作論者，明此書之出，不專一人，妙通深遠，非論不暢，而音作倫者，明此書義含妙理，經綸今古，自首臻末，

輪環不窮；依字則證事立文，取音則據理爲義，義文兩立，理事雙該，圓通之教，如或應示。故蔡公謂此書爲圓通之喻云：「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，譬如巨鏡百尋，所照必偏，明珠一寸，鑒包六合。」以蔡公斯喻，故言「論語小而圓通，有如明珠，諸典大而偏用，譬若巨鏡。」誠哉是言也！語者，論難答述之理也。毛詩傳云：「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鄭注周禮云：「發端曰言，答述爲語。」今案此書，既是論難答述之事，宜以語爲其名，故名爲論語也。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，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，論在語後，應曰語論；而今不曰語論，而云論語者，其義有二：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，故以語在論下，急標論在上，示非率爾故也；二則欲現此語，非徒然之說，萬代之繩準，所以先論已，以備有圓周之理，理在於事前，故以論居語先也。……』

論語記孔子的言行，大略已備，實儒家的祕要，道義的準的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，大都取材於論語。蘇軾曾經說：『嘗讀孔子世家，觀其言語文章，循循然莫』

不有規矩，不敢放言高論，言必稱先王，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。茫乎不知其彼岸而非遠也，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，其所言者，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，聖人有所不能盡也，嗚呼，是亦足矣！此雖稱讚孔子世家實是稱讚論語。

四 本編的內容

本編所選，有必須說明者三點：（一）取文義之明白易曉的。譬如『禮之用

和爲貴』一章，無論怎樣教法，現在一般青年，總不能徹底了解；譬如『申申如也，天天如也，侃侃如也，誾誾如也，跖跖如也，與與如也，檐如也，翼如也，……』等特別形容辭，很難講得清楚；還有『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』的一章，既是重要，又很有趣，但是怎樣解釋纔合，朱熹也疑有闕文，凡屬此類，一概刪去。（二）取其合於現代思潮的。像『麻冕禮也』章，『民可使由之』章，惟『女子與小人』章，……不特不能因時制宜，且易引起誤會，都不錄取。（三）取其易於實行的。孔子的言行，充實光輝，大而能化，常常在平淡無奇中顯露出來，吾人讀釋迦基督墨

子諸哲人的傳記，總覺得有些做不到，獨是孔子的庸言庸行，不出人類生活之範圍；因此本編選材，也注重此點。

原書篇目，分學而爲政……等二十篇，本編爲便於一般青年個人參考和研究起見，依類區分，編爲八篇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教學篇 孔子最重學問，原書第一章，就說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』他爲學不求人知，因此接着說『人不知，而不慍』、『不患莫己知』、『不患人不知』等。他爲學是進行不已的，因此說『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』、『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』、『平地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』、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』等。孔子教人的方法，亦大有研究的價值：『溫故知新』是教師的預備功夫；『可以語上，不可以語下』是學生的程度研究；『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……』等，合於現在的三段及五段教學法；『無行不與』、『予欲無言』是自動主義的教育；『求也退，故進之，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』是因材施教的方法；『有教

無類，』是普及教育；『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，』是分級教授。教學是孔門的重要功夫，論語的主要部分，因此列爲首篇。

(二) 倫紀篇 忠孝信義，是我國固有的美德，不能因新文化侵入而把他廢棄了，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，也說是應當保存；論語對於倫紀一層，很是注重，因此本編把他列在第二篇。孔子講孝道，各各不同；對孟懿子問孝，是矯正三家僭禮的論調；對孟武伯問孝，是警戒紆、椅、子弟縱欲違生的口吻；對子游、子夏問孝，是說士的孝道；『父母在不遠遊』章，和陟、帖詩有甚分別？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』章，和蓼莪詩有甚分別？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』這話何等偉大！『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』這話何等平允！至於善交久敬，忠告善道，益損三友等語，好像對一般青年的濫交不善交加以警戒，最痛快的是『鄙夫』一章，將那些患得患失之徒，說得十分透徹。

(三) 仁篇 仁從二人，就是說凡兩人以上，一切交際，總要發生仁字的關係。

孔門的大道，就是一個仁字，本編所以排作第三篇。孔子答弟子問仁，因材施教：顏淵有志爲邦，就答他『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』；仲弓可使南面，就答他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』；司馬牛多言而躁，就答他『仁者其言也訥』；子貢悅不若己者，就答他『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』。仁之道大，爲之也難，子文之忠，陳文子之清，不得謂仁；子路之治賦，冉求之爲宰，公西華之應對賓客，不得謂仁；然而他方面又若甚易，如『有能一日用力於仁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』、『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』、『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』等話是。仁者殺身成仁，如夷齊餓死首陽，稱爲求仁得仁；然而管仲不死子糾，可稱其仁；微子箕子比干，行各不同，亦都稱爲仁。說仁的話頭，千變萬化，全在學者自己去理會；大抵孝弟爲仁之本，忠恕爲仁之實。

（四）德行道藝篇 本編立德行道藝篇，凡是忠信篤敬……等，關於道德上的訓言，都歸併在內。孔子所講的道德，概括說，就是仁字，分析說，就是忠信忠

恕質直中庸……等。忠信除曾子的『爲人謀與朋友交』外，如『忠信篤敬，可行蠻貊之邦』、『言必信，行必果』、『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』、『正顏色，斯近信』等是。忠恕除曾子說『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』外，如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、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，我亦無加諸人』等是。質直除『質直而好義』外，如『孰謂微生高直』、『人之生也直』、『吾黨之直者，異於是』、『直哉史魚，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』、『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』等是。中庸除『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』外，論語全書所講，都是中庸之道。譬如孔子最注重的是學，因爲學能變化氣質，所以說『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……』等話，就是中的解釋；孔子最講究的是禮，因爲禮能調和心身，所以說『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憊……』等話，這也是中的解釋；他若『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』、『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』、『由求之一進一退』、『師商之過猶不及』、『狂簡之斐然成章，不知所裁』、『知廉勇藝之文以禮樂』